

岁月忽已晚（上）

国际灾童教养院里的手足情深



彭长根



1944年，定居上海的院童成立“国际灾童教养院联谊会”

《600个孤儿的母亲》后续

一切都要从那年的春天说起。

一个爱看小说的木讷男孩，怔怔地望着一个拖着长辫子、孤傲美丽的背影。

女孩叫蒋桂珍，男孩叫彭长根，她比他大3岁。

他们都是在日寇暴行下丧失家园的战争孤儿，在宁波帮竺梅先与徐锦华创办的国际灾童教养院里，他们相依为命，互认姐弟。

淡淡的，朦胧的，揪心的，怅惘的，带着战乱与岁月的烙印，这是比友情更牢固，比爱情更纯真的情谊。

警报声，头顶鸣响的日机声，父母惊恐的眼神，曾经是600个灾童共同的噩梦。

在教养院里，他们挣脱死神的魔爪，抹去身上抗战的硝烟，揩干家破人亡的苦泪，渐渐感受到失而复得的温暖与爱。

这是万里烽烟中的一缕琴音。

记者 陈也喆 / 文
记者 王鹏 崔引 / 摄

1937年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，日寇在吴淞、江湾、闸北一带狂轰滥炸。

警报声，头顶鸣响的日机声，这是噩梦一样的声音，紧接着，日机俯冲投弹，在路边炸开几个穴洞，炸飞的人在洞里。

闸北，是彭长根的家乡。在血光漫天的炸弹里，在刺刀冰凉的利刃下，9岁的他东躲西藏，逃亡在上海街头。

无家可归，风餐露宿。每天畏缩在上海仁济堂门前，靠施舍的三个黑馒头度日。

那段提心吊胆、食不果腹的日子，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。

直到1938年9月，他被竺梅先夫妇创办的国际灾童教养院收养，才免于饥饿疲乏，颠沛流离。

苏锦炎、蒋桂珍也是与彭长根一起被收容的灾童。

他们先到竺梅先创办的国际红十字伤兵医院检查身体，然后领一套院服：深蓝色的背带

教养院没有寒暑假，一周休息一天。老师们也不回家，周日常常带着几个调皮的孩子到附近的楼隘村、裘村、白杜村、朱家店村踏青采风。

踏遍深山僻谷，采集各种标本，或是登高一曲，在幽绿丛林间追逐嬉戏。倦了，就躺在杂草丛中，仰望白云变幻，静听翠鸟低鸣。

彭长根第一次与蒋桂珍相遇，就是在一个初春的星期天。

那天，许多同学徒步去不远处的金峨寺踏青。一路过洞桥、穿岔口，沿着山径蜿蜒行走。

一开始大家有说有笑地簇拥在一起，没过多久，人群就四散开去。

彭长根走在最后，走在他前面不远处的女孩子是蒋桂珍。

她独自一个人走着，细长白皙的天鹅颈，肩后两根长长的辫子晃呀晃呀，脚尖一踮一踮地，步子轻盈，腰肢细软，曼妙极了。

他一直离她几步远，就这样一路跟着她，望着她，却不敢上前。

裤和白色衬衫。

几百个灾童，褪去褴褛的衣衫，抹了一把脸，穿上簇新的院服，竟一下子变得精神起来。

你望望我，我瞧瞧你，个头小小的，脑袋圆圆的，像照镜子似的，一个个咧嘴直笑，却又忍不住鼻子一酸：如果父母能看到就好了。

教养院的院徽，是个三角形的图案，上面是熊熊烈火，下面是蓝色海浪，中间是一个救生圈，意为救灾童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在上海开了欢送大会后，灾童们分乘几辆大卡车去十六铺码头，再换乘轮船去宁波。

在宁波靠岸后，再坐木船。长长的水路，小小的木船，一只接一只，船上坐着大大小小的孩子。

木船摇啊摇，摇到了鄞州横溪镇。

下了船，老师分给每个孩子一串咸光饼。从横溪到教养院只有荆棘丛生的山路，还要徒步十几公里，把饼挂在脖子上，孩子们饿了就

一串咸光饼

啃一口。

大一点的孩子自己走，四五岁的孩子用竹轿抬着走，老师们一路照顾着。

一位40多岁、一身士林蓝旗袍、穿黑搭攀布鞋的女老师，常常停下来，满脸都是慈祥的笑，俯身下来：“小囡，走不走得动啊？”

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她就是教养院的副院长徐锦华。

那时候，孩子们真是有些抬不动腿了，可是徐锦华在耳畔温柔的话语，像一股暖流遍及全身，让人气力骤增。

平常鲜有人经过的偏僻山乡，忽然间冒出了几百个孩子，沿途的村民爱怜地看着，有的老百姓还在门前支起了小桌，放些糕点茶水款待。

兵荒马乱饿殍遍地的年代，这是多么淳朴的心啊。

泰清山下，教养院终于到了。

那时候，彭长根还不认识蒋桂珍。他还没有想到，自己竟会与这个女孩牵绊一生。

曼妙的背影

忽然，荆棘丛中钻出几位身材高大的男同学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小小的刺球，嬉笑着往她的发辫和脖颈上扎去。

这位向来孤傲的上海姑娘，在一群男同学的戏谑下，坐倒在地上，急得哭了。

彭长根气得挺身而出，为她仗义执言。在那条幽静的山道上，他是唯一保护她的男孩。

彭长根也因此受尽了男生们的讥骂，却奠定了他与蒋桂珍的姐弟情谊。

蒋桂珍的确是个美人胚子。在彭长根稚嫩的心里，她仿佛是从月份牌上走下凡尘的仙女。不上课的时候，她喜欢穿红色的紧身旗袍，这大概是她母亲留给她的。愈发衬得她的肤色洁白无暇，身材婀娜窈窕。

这样的女孩，应该被男孩众星拱月，可是她的清高孤洁，让他们望而却步。

除了彭长根，这个傻里傻气、整天只知道捧一本书看的弟弟，她连一个可以交谈的朋友都没有。

在教养院最有趣的事，莫过于初夏时节，在山园里偷摘杨梅。

泰清山的杨梅大如乒乓，白杨梅更为稀贵。

起初两年，只有几个胆大的院童三三两两地上山，农民看他们是小孩，也没说什么。到了后来，院童们像蝗虫一样成群结队地去吃杨梅，果农们这才着急了。

他们派人日夜看守，不准孩子们再摘食。

偶尔有一两个同学，为解馋而冒险，东张西望，蹑手蹑脚地进去。果农一声“兜呐”，前后埋伏的人围拢过来，瓮中捉鳖，把小馋猫们吓得四散而逃。

杨梅有核，核内有仁。核干后，取其仁吃，味道比瓜子更香醇。

杨梅下市的时候，孩子们常常上山捡杨梅核吃，那是饥肠辘辘时的零食。

蒋桂珍把晒干的核仁塞到彭长根嘴里，忽闪着眼眸，认真地对他说：“我没有亲人，有你这样一个弟弟挺好的。”

那一年，她14岁，他11岁。他懵懂地觉得，桂珍姐姐，是除了爹娘，除了徐锦华以外，对他最亲最好的人了。